



有人 见的

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

- 名画之美与画家之魂 • 神奇意义与时代价值
- 文化阐释与哲理反思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种术，者

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
包括艺术本身。
唯一不朽的，
是艺术所传递出的
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

- 名画之美与画家之魂 • 神奇意义与时代价值
- 文化阐释与哲理反思

如果没有艺术，
生活会是一种
失误。

熊逸
著

少有人 看见的 美

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
包括艺术本身。
唯一不朽的，
是艺术所传递出的
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

- 名画之美与画家之魂 • 神奇意义与时代价值
- 文化阐释与哲理反思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如果没有艺术，
生活会是一种
失误。

著

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
包括艺术本身。
唯一不朽的，
是艺术所传递出的
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

- 名画之美与画家之魂 • 神奇意义与时代价值
- 文化阐释与哲理反思

如果没有艺术，
生活会是一种
失误。

熊逸
著

少有人 看见的 美



唯一不朽的，
是艺术所传递出的

如果没有艺术，
生活会是一种
失误。

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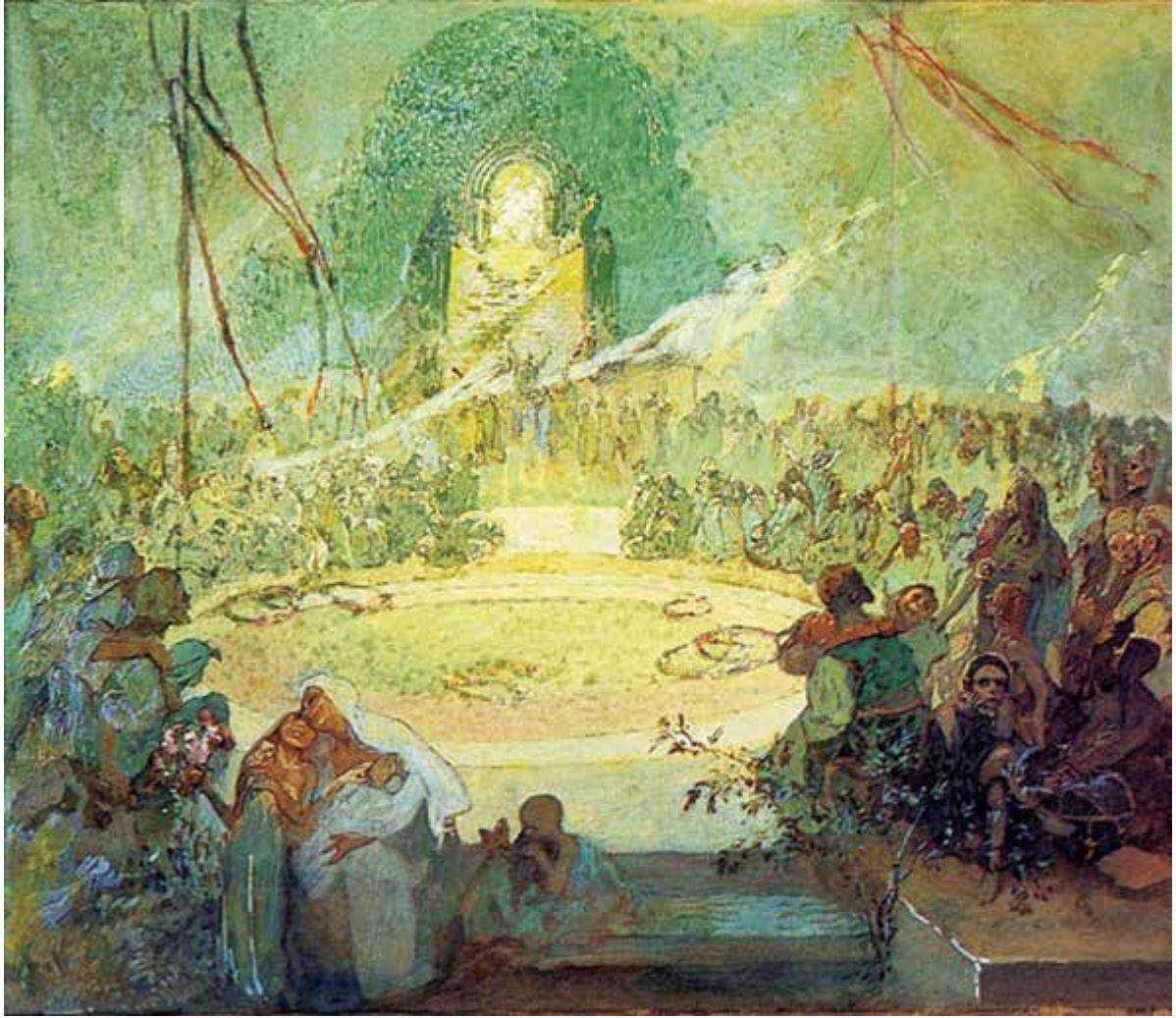
自序

理性趣味的读画者

一个人的欣赏趣味总会随着年龄而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并不都是令人欣悦的。

我在少年时代喜爱过的音乐，在今天听来几乎通通觉得俗不可耐；任何怀旧的情绪，都不足以使我耐下性子将任何一首曾经陪伴青春的歌曲听完。书籍更甚，那些曾被我深深叹服的神作啊，竟然接二连三地褪去光环，甚至于某些时候，我简直羞于承认自己迷恋过这本或那本书。我在《纸上卧游记》中曾经说过：“文学青年在上了一些年纪以后，在阅读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以后，欣赏趣味自然会和以前不同——以我的观察，很多人都会从感性审美转入理性审美，兴趣点从文学转向史学和哲学等等，所以他们在成熟之后写出的作品也往往因为缺乏感性色彩，兴趣点和普通读者不再能够产生共鸣而失去了以前的很多读者。”

以我自己而言，我的确已经从感性审美阶段转入理性审美阶段，这也许正是某种衰老的标志吧。对绘画的欣赏亦非例外，曾经如此打动过我的凡·高以及欧文·斯通的《渴望生活：凡·高传》，高更以及毛姆以高更为原型写的小说《月亮和六便士》，那些人生与画作中的种种不可理喻却感人至深的疯狂，它们都是曾在我少年心怀里投下的巨石。而巨石投在青春的那一瞬所激起的磅礴巨浪，终于幸或不幸地，在岁月的推移流转里减弱为似有还无的涟漪。而今的我，的确更偏爱那些潜藏着理性趣味的作品了，无论是音乐、文学还是美术，概莫能外。



[捷克]阿尔丰斯·穆夏《爱的时代》
Alfons Mucha, Age of Love, 1936—1938



[捷克]阿尔丰斯·穆夏《理性时代》
Alfons Mucha, Age of Reason, 1936—1938

也许这正如我所钟爱的捷克画家阿尔丰斯·穆夏（Alfons Mucha, 1860—1939）在那一组以“时代”为主题的绘画里所昭示的那样，一个人终将从明媚而青涩的《爱的时代》（Alfons Mucha, Age of Love, 1936—1938）走入黯淡而带有机械感的《理性时代》（Alfons Mucha, Age of Reason, 1936—1938），最后，如果足够幸运的话，迈进一个足以使人在高处洞察一切的《智慧时代》（Alfons Mucha, Age of Wisdom, 1936—1938）。以个人感受而论，《理性时代》带给我的并不只是对逝水年华的怀旧，更多的是让我深深感到当初在《爱的时代》里所厌烦的理性——那种毫无文艺腔的、枯燥乏味的理性——竟然是一种如此迷人、如此趣味横生的东西，至少不像穆夏在画面中描绘的那般令人生畏。

所以，在这本以绘画为主题的书里，强烈的个人偏好逼迫我只想谈谈那些富于理性趣味的画作，这也就意味着，我不是从艺术角度，而是从思想角度切入的。如果把一幅名画比喻为露在海面之上

的冰山一角的话，那么海面就是画家本人以及画家所生活的那个社会，而冰山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庞大身躯，亦即毕达哥拉斯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奥古斯丁（Augustinus, 354—430）等伟大哲人无声浸润于社会与艺术之内的诸般奇异哲思，才是令我兴趣盎然并在这本书里着力描摹与分析的东西。

所以，这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美术读物，它无意引起任何感动，只希望激发一点思考。如果你恰恰和我一样，也是一个对智力趣味情有独钟的人，并且对美术史怀有几分兴趣的话，那么你一定就是这本书所要寻找的读者。



[捷克]阿尔丰斯·穆夏《智慧时代》
Alfons Mucha, Age of Wisdom, 1936—1938

灵魂的重量

除此之外另有一类麻烦是：画虽然画得出来，理论上也讲得通，但风俗道德无法接受。例如灵魂无论有形体还是没有形体，至少是不穿衣服的，这是从古希腊直至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共识，所以画家在描绘灵魂的时候每每以裸体来处理。那么，当画家接受委托要画一幅《圣母升天》的时候，他该怎样描绘圣母的灵魂呢？

现在的年轻人或多或少懂得一点占星术，至少知道自己的出生时日落落在黄道十二宫里的哪一个星座上。占星术的知识在今天的许多场合甚至成为必要的社交素养之一：我们知道白羊座的人好胜心重，无法容忍任何挫败；知道金牛座的人性格沉稳，喜欢循规蹈矩，对自己熟悉的环境总会产生异乎寻常的依恋感；也知道双鱼座的人浪漫多情，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制造惊喜……在交友、就业和婚恋关系上，我们也会参照彼此的星座，以洞悉将来和谐相配的程度。

如果这真是一种迷信的话，那么新时代里的一切迷信无疑要推占星术为首。或许罗兰·巴特在那本论断较多而论证较少的《神话修辞术》里提出的“占星术和文学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”的说法不无参考价值，但他的语气令人不很愉快，尤其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论：“占星术就是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文学。”

无论如何，对占星术的信念虽然常常被指责为“缺乏科学依据”，却不乏大量的来自日常经验的证实。事实上，在知名科学家的阵营里——至少是早期的知名科学家的阵营里——对占星术的态度也不是众口一词的否定。譬如牛顿一辈子都是占星术的坚定支持者，他曾就这个问题与哈雷展开过一场科学史上著名的论战，牛顿认为哈雷对占星术的否定纯属想当然，而自己对占星术的肯定是建立在深入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。当然，鉴于牛顿也是炼金术的忠实拥趸，我们倒也不必盲信他的所有“权威意见”。

我自己曾经对这个问题充满好奇，因此而粗浅地想到：我们哪怕暂时还没可能验证占星术的原理，至少也可以用现代学术里的统计手段，以得出某个有参考价值的盖然性结论，而不是依据某些或“惊人灵验”或“十足不准”的个案来下判断。后来发现这件事早已有人做过：荣格，20世纪上半叶的大牌心理学家，分析了483对

夫妻的星象命盘，又据此测试了3222份假定的夫妻关系，得出的结论是对占星术非常有利的。



[捷克]阿尔丰斯·穆夏《黄道十二宫》

Alfons Mucha, Zodiac, 1896

这幅画涵盖了占星术最基本的要素：黄道十二宫首尾相连，各自配有相应的图形与符号标记；左下角是向日葵衬托的太阳（向日葵是单恋太阳神的仙女所化）；右下角是丝柏衬托的月亮（丝柏是月神的圣木）；女子头饰上悬垂的五颗宝石象征着五大行星。



[意]费尔康涅托《白羊宫》

Giovanni Maria Falconetto, Aries, 1515—1520

这是画家“黄道十二宫”系列的第一幅。星象家将四大元素纳入占星术，以白羊宫为三大火象星座之首，这就是画面中心那团火焰的含义。

即便认定荣格的结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被新的研究成果证伪，我们也难免会得陇望蜀地期待了解占星术的原理。毕竟统计性的结论既无法彻底打消我们的疑虑，也不能满足我们纯属无益的好奇心。是的，倘若我们缺乏必要的天文学知识，即便每天照例看到太阳东升西落，我们也不敢断言太阳明天还会从东方升起，尤其是概率论雪上加霜地使我们知道，太阳明天从东方升起的概率和不从东方升起的概率同样是50%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少有人看见的美》熊逸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27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